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書解卷十三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單　鈞

融堂書解卷十三

宋 錢時 撰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
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書以德為主首云用大亂喪德云德將無醉曰越小大德曰作稽中德曰天若元德曰經德曰助成王德曰惟德馨香祀德字是一書之元氣茍進德矣百邪路斷何獨不醉于酒哉小子民之子孫也文王誥教其民之子孫有官以糾正之有農業以勸相勤動之周公于是敷暢文王之旨以誥康叔自惟曰而下本教小子無彝酒之旨而言也說者因妹土嗣爾股肱純之語遂謂我民廸小子至小子惟一皆文王之

言殊不知上面文王誥民與庶國兩箇話頭已整整結斷若又再說廸小子不特失之重複且只言民而不言庶國則太偏矣其藝黍稷之語正是接連我民廸小子一段話直至自洗腆致用酒旨意方足細玩繹之其理甚明周公謂文王教小子有正事無彝酒我今日亦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耳此惟曰與下文丕惟曰照應皆周公特語廸即教也惟土物愛即有事也民事非君上所能教惟使我民自

教其子孫服田力穡一惟土物自愛則其心乃善也
妹土前日亂于三監皆吾兄弟吾手足也今繼之以
爾康叔乃手足之純德者可不敬承乎提此一語所
以警康叔之聽其民之種藝服賈以養父母乃致用
酒文王誥教庶國惟因祭祀乃得飲酒飲酒受胙也
飲福受胙非庶民之事惟孝養得用酒耳上文教小
子則責在民之祖父若表率諸臣則責即全在康叔
以身先之故曰其爾典聽朕教典主也諸臣通得飲

者惟飲福受胙一事然國君養老卻不在此限故先表出此條然後方明祀飲之教下文再提丕惟曰所以別之也周公謂康叔若大能行養老之禮則惟國君得行非諸臣所可為者爾乃飲之食之至于醉飽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是也夫醉飽正是今日所忌曷為以此開之蓋老者邦之耆德至醉至飽乃尊事之禮當然此外祀飲則德將無醉矣介者介于石之介介然自守不為外物遷動之名也先儒介訓大謂

爾乃自大用逸深不安此書專以用逸爲戒如曰不敢自暇自逸如曰自息乃逸如曰罔愛于殷惟逸因祀飲而用之以爲逸豫之端豈德將無醉之義乎康叔自介于用逸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如此乃信可爲王正事之臣爾之元德天亦順之使爾長享國祚永不忘王家始于作稽終于天若正聖學精的工夫以上發明德將無醉之旨定爲康叔君臣得飲酒者之成式也此即始終兩箇話頭皆本諸文王爲衛國

之法所謂明大命于妹邦者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節既專以文王作準的使康叔明大命于妹邦矣于此乃再把文王提醒上文之意謂我肇國在西土特一方伯耳輔往日之邦君御事尚能用文王之教不敢腆于酒令我周家有天下而可不用我家教以從文王之教乎

按此一節解原本錯置上節解之首今依經文更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

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文既言西土教行不腆于酒故我有周克受殷命矣于是遂歷陳殷之興亡皆嗜酒與不嗜酒之故我聞惟曰者言我之所聞惟只如此更無他說所以專康叔之聽也經德秉哲不是兩事此正是迪畏實用力處上專言御事而此言百僚盖指御事而下百官

也此書從頭皆兼臣民而言上文自御事至百姓此云庶羣皆兼言臣民也前面只說紂結怨于民如何到此卻專說民自速辜若沈湎止紂一身風俗猶未敗壞只緣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是妹土之俗悉化而為紂矣乃始降喪周公于此只把民自速辜來說正切令日酒誥化商之意則臣在其中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

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先儒謂諸侯有太史而無内史惟天子則有内史春

秋三十年傳稱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又齊太史書崔杼事晉太史書趙盾事齊有南史魯有外史楚有左史諸國並無內史則知此太史內史皆殷之故臣故康叔視之為友也繼言及獻臣百宗工以此見得同是說殷賢臣無疑若下文爾事若疇則指康叔之臣而言矣百宗工百僚之尊官此云獻臣之為百宗工則前云獻臣之為諸侯又明矣堅固戒謹賢臣之為侯甸男衛之君者康叔任居方伯統率諸侯故首

及之此書首言文王在西土誥毖庶邦庶士正是舉此為康叔作例子文王云誥毖而此云劼毖者蓋當時沈湎之俗敗壞已甚康叔戒謹此事若非用力堅固豈易轉移然必曰獻臣何也賢者轉移為之表倡則其餘可次第而化矣殷之諸臣因紂導迪沈湎者乃舊習使然未必皆諸臣之罪此勿殺姑惟教之教之如何有斯明享是已斯指酒而言謂世有此物蓋為明潔享祀之用非為酒而設也爾輩豈可縱飲乎

此正文王祀兹酒之訓上文命康叔劼毖又曰殺明示典憲森乎其甚嚴矣至篇末卻全責康叔典聽朕毖令勿罪民前言我民迪小子而庶士庶伯乃命康叔典聽朕教此則併與民湎于酒可也風化所自其責有歸上行下效其應如響既曰我之所司矣豈可但委其罪于民乎此二語結盡一書大旨備見聖人忠厚之意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懐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梓材解永樂大典原闕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此書作于甲子庶殷丕作以後周公復辟定論之初

也而序獨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者葢相宅作誥實一事之始末舉其端則可以槩見矣如洛誥一書止遣使來告卜亦此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

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自旅王若公以後方是誥辭此一節乃史氏紀營洛次第以明名誥之所由作也洛邑乃周公建議而序云成王何哉蓋宅洛非周公一己之謀實周家一代宗祀之計亦猶黜殷命伐管蔡而例書成王皆所以明周公之心也丙午越三日戊申戊申越三日庚戌

庚戌越五日甲寅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日甲
子皆連本日算與武成書法不同必先書既望者朔
望乃一月之綱領先書既望而後月亦先書朏史氏
紀日之法也用牲于郊以告天牛二者以后稷配故
禮有郊牛有稷牛祭社于新邑以告地牛一羊一豕
一者備物禮之也郊亦新邑舉社則郊可知康誥言
五服此所命止侯甸男之邦伯者豈采衛地遠故役
不及之歟是役也專用殷民從事極有深意四國作

亂殷民沈迷梗化使之奔走服役庶幾視儀聽唱調服于聖人之化乖戾自應潛消此最見措置之妙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句法與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同詳觀此書専以敬德為主始終無非警戒成王而云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何耶召公當庶殷丕作之後歴陳夏商興亡之故與今王祈天永命之實正将開釋羣疑慰答衆望雖主為成王而發亦因以普告庶殷使之莫不曉然明白洞達也知得此意方識一書大旨成王在豐不聞至洛而此書旅王則又似

在洛矣先儒往往疑焉及觀成王有謂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公亦曰孺子來相宅正是營洛之始若不皆在洛中何以謂之來也即曰來矣而又有往新邑汝往敬哉之語復將安往乎幣者諸侯之贄旅者庭實旅伯之旅錫猶師錫帝曰之錫周公既命殷庶而庶殷丕作此時庶邦冢君皆已入見在王所矣召公乃率之以出取所贄幣乃復入與周公曰敢拜手稽首旅王及公仍以所誥告于庶殷越自乃御

事始此數語乃召公將陳告辭先自叙其大旨如此也禮諸侯朝王于廟既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畢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周公攝政與常禮不同故特先告之而又與王同時並旅然必旅王而後及公者是則君臣之大分也越自乃殷之御事乃者指殷而言由殷御事以達殷民也看得殷民難化御事實倡之乃自御事甚得其要故後又有王先服殷御事之言惟休惟恤

此二語正是為後面興亡之變張本總提一書之綱領也天既遐終而下又申言天所以改殷命與今王所不可不敬之㫖遐終即永終也前止言柰何弗敬而此言敬德方是指成王實用力處名公于此著一疾字警策極有力昔告武王首言慎德今告成王專言敬德敬既慎也于慎德則曰夙夜罔或不勤于敬德則曰疾此名公平時進學日用自得之妙凡書二篇無非此㫖可想見其人之誠篤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上節既明休恤之兩端專提殷之所以亡以勉成王疾敬德矣此節又兼提夏商興亡之變以明令曰宅洛致休之道而復歸宿于成王之敬德也首獨及禹者蓋唐虞禪不可以世代興廢言至禹而後傳諸其子此世代相傳之始也故曰迪從子保面稽天若面稽考天無不順湯不傳子而傳孫故不言從子而但言天迪格保格至也開迪而保佑之者甚至也今成王更無他說則惟在乎無遺棄老成人之言而已

蓋曰老成之人其稽考于我者實古人之德言能以古人之德責望于我也況曰有能稽考其謀本之于天者乎元子上帝之元子也與改厥元子同其作大邑下三箇其字當是將營洛時有此議是周公定論如此正所謂壽耉之言也可遺棄乎人主者卿大夫之儀表比介于我周御事固甚善而本源之地則又在成王當敬為之所可也其所如何惟不可不敬德而已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節止提夏商興亡之變卻未及其所以然之故至此方極言二代之歷年墜命全在敬德與否以勉成王之疾敬德尤更深切矣我不可不監于夏殷乃承上文不可不敬德之語謂當觀二代為今日敬德之實證也下文四言我不敢知說者殊無的論要之須

看得與四箇惟字相應其旨方明耳服猶被也亦受之謂也召公謂二代被受天命非我所敢知也惟有歷年之永此則可知也不使二代之祚更延非我所敢知也惟不敬其德乃至于早墜其命此則可知也觀不德之早墜厥命則歷年之為敬德也昭昭矣厥者其也指夏商也言今成王嗣受其命非徒嗣其命也我亦惟此二國之命而嗣功耳功者何敬德歷年是已伊尹告太甲于元年而曰嗣厥德罔不在初名

公告成王于復辟亦曰嗣若功王乃初服謹始之義也細玩初服之語則知周公復辟是時當已有定議洛誥首陳朕復子明辟直是往反數四而後成王方有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之言觀此則知洛誥作于十二日乙卯告卜之時而名誥在二十一日甲子以後甚明嗚呼而下發明初服之意也今天于成王其殆命之以哲矣命之以吉凶矣命之以歴年矣何者天固知我今日初服大政宅都新邑而上三者皆于

此初而命之如子之初生也天命永短全在小民身上敬德功夫豈容緩乎此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正相應德之所以能祈天永命正以小民之故也一篇大旨至是發揮方盡古惟言民而召公專言小民尤更有味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前云錫周公曰拜手稽首者乃致敬之言也此云拜手稽首曰者方是致敬作禮也德威為畏德明為明有是德自然有是威脩之于身則為明德用之于民則為威命一也前所謂王厥有成命至是不特有之而已且將終有此成命而王亦與有光顯也或曰聖人之化一視同仁召公曷為分別讎友曰攻位賦役則專用殷庶則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所以致意殷之臣民者正為調其叛亂反側之情也召公于

此特拈出一讎字警成王者深矣王若敬德則讎者可使友不然則若民若百君子讎我之心終然未泯而乘間伺隙于下者豈止于不友而已哉召公此日乃因奉幣而致誥于是復明奉幣之故歸宿一篇之始末謂我非敢勤勤然惟止供奉幣而已盖用以供之于王欲王能祈天永命也非謂供幣即能祈天永命此幣乃召公合庶邦冢君之禮敬以達其誥戒之誠不徒在乎幣而在乎王之疾敬德也敬德之旨節

節已備且此語承威命明徳之下故止以祈天永命為言

融堂書解卷十三

融堂書解卷十四

宋　錢時　撰

洛誥

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義同名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使來告卜時周公面告成王之語也公與成王皆拜手稽首其以復辟重大故致敬盡禮而言之歟伊尹太甲亦是復辟時始有此禮數夫宅洛固武王意也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固均也而區處商民則誠當時第一急務商民未有所處則周公職分猶是未了豈可委而去之乎卜洛既定則康叔可封頑民可遷

而大誥之治可究竟所以告卜之始首言復子明辟此其本志歟復猶反也還也謂我當還汝明君之政即伊尹復政厥辟之謂也先儒謂有失而後有復成王與太甲之放不同不當言復辟此復乃說復于王之復猶言復命也殊未安若然則云復子足矣何以又云明辟也周公之于成王止呼曰沖子曰孺子曰子未嘗有明辟之稱所謂復者言昔居攝而今復于成王云耳謂之復命固不可也且復辟之義具有實

證周公首言朕復子明辟後遂云茲予其明農哉是欲復辟而告歸也成王云公明保予沖子又云其退即辟于周即辟與復辟正相應不欲其歸而許其復也周公後又云四方新辟非復則何以謂之新况復子明辟之下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者正是原當時攝政之故曰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者正是述今日歸政之旨謂之不言復辟可乎基命定命之任成王實未足以當此如弗敢及云者言

成王若有所不敢及然周公婉其辭而言也惟成王如不敢及故我乃歸攝嗣其事而保安之我指我國家而言即比介于我周御事之我非周公自謂也召公先往相宅而首卜河北之黎水以其去殷為近故也㵎水之東即瀍水之西卜皆不吉而龜兆惟食于洛又卜瀍水之東而龜兆亦食于洛伻來以圖及獻卜言令使者以地圖並卜來獻是周公與使將神之命也而周公則因卜宅已定而陳復辟告歸之旨也

觀此一書皆周公告成王親相往復度其事理則告卜之使又決非丁巳戊午奏告天地之後周公與使偕來王所復何疑哉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致敬盡禮以答周公之告卜也使者來而公亦來視我所卜之休卜休即天休也然既曰來相宅

是自鎬至豐而來洛矣又言告卜則又曰伻來毖是以灼知洛之近地必别有次舍為王留行之所所以兩箇來字義不相妨後又云孺子來相宅則成王見在所告卜處非豐非鎬甚明二人共貞正答周公復辟之語未明言復辟可否而暗寓留公之意也或曰敬天之休何以云萬億年乎曰成王此見正是其學問大進處人皆知目前敬為敬而不知窮天地亘古今而此敬未嘗泯也周公一旦委之而去使成王德

義不能有終則敬天休為有閒斷矣斷斷曰公其以
子是全以此事倚在周公也拜手稽首誨言者重致
敬盡其禮求周公誨之以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
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誨言之命而以此教之也周指鎬京宗伯掌祀故曰宗下言惇宗將禮言未定于宗禮皆謂宗周也周公謂成王令日最先且當舉行盛禮祀于新邑雖于祀典無明文者皆秩序而祭之先儒謂昭假上下報賜祈休固是然以愚觀之周公之意却專主在咸秩無文上蓋人臣有功紀于太常祭于大烝最是聖人激勸勞績收合人心第一急務成王幼

沖嗣立數年之間更罹變故此等典俱未暇舉行成
王請誨言而周公首勉之以此為遷都第一事其意
深矣故下文即自謂予之整齊百工使之服從王于
鎬京也予惟曰庶幾盡其職分各有事功耳今日成
王事體却不同宜即下命曰記載臣功于宗伯以其
功之差次而作為大祀可也周公咸秩無文意正在
此孺子其殆私我為朋黨乎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成
王有二人共貞之言周公此語所以廣之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彞汝乃事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上節既教成王以報功任官之詳矣于是又教之以懷服諸侯之道皆往新邑之先務也此節先儒

往往作兩截看謂止惟事其爽侮是論百辟之享不享止無逺用戻是論教養民殊未安此節乃是専言懐諸侯須看得惟終與惟不永相應惟事其爽侮與無逺用戻相應方見得首尾而其本領卻主在棐民彝上也若分作兩截則是徒論百辟之享不享至爽侮以後竟無所歸宿雖識之何益哉所貴于識者正是欲知所用力之地耳頒言寵錫也釁勉也諸侯叛服之機惟享不享見之是最要能識惟敬則明明則

情偽無所不照汝孺子乃惟切切寵錫于我而不暇聽我所以教汝者棐輔民彝乃是汝不知自勉此豈長治久安之道也哉汝但就民上留心不可倚靠予我往彼新邑能裕我民則諸侯無遠而不順矣何謂裕棐彝是也周公此兩節皆是欲復辟告歸拳拳以此屬付成王令其自理會之意曰如予曰若予大抵使之遵守其舊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下王曰四節節節與上文周公之言相應此節大
旨在明保二字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則專荅周公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及以功作元祀之意也咸秩無
文一如周公所稱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節言其功之惇厚而所施皆順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此節方是許周公復辟將命其後以報其功也公之意欲成王即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不可但歸美于我成王則謂論功行封公為第一宗伯所定宜莫先焉豈獨追報已亡從祭于大祀而已哉宗禮即宗伯所

掌之理所以答記功宗之語也師工衆官也監我士師工言以工為士大夫之監所以答乃汝其息自教工之語也成王是時在洛之近地故呼公而言我小子其將退還鎬京乃即君政而命公之後為諸侯乎觀其退二字則洛誥不作于鎬京甚明說者不悟其義鎬而謂退朝即辟甚無義也成王所以特欲命公之後者何也是時四方始迪于治尚未定宗伯之禮以亦未能安撫周公之功蓋大宗伯以九儀之命

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公為太師位極人臣不可復加是故救公之功者無他惟只爵命其後人耳迪將其後以隆報功之典以為我士大夫之監觀庶幾周公大保安之治之而為我四面輔助也

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上節既言命公後此節于是力挽公留且許其往新邑也周公欲歸田明農故成王首言公定謂公且住未可告歸予亦當往新邑已者斷辭也言必往也公之功我方肅然將奉祗敬而歡樂之公遽求去是困我也故曰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者言我不能有所為公致治安之功我但一切蒙成遵之守之無有厭斁而已公之典刑謹勿替墜則四方百辟何止享于一時其殆世世享土與國無疆也此所以答百

辟享不享之語也細玩成王予告周公語下每每進等發揮極有意味如敬天之休則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如祀于新邑則云予小子夙夜毖祀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則云命公後未定于宗禮如汝其敬識百辟享則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非其識見地步到此烏有是言皆周公之教也安得不喜而為之留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周公致敬盡禮而告以許留之意也來者來洛也

先儒謂此書作于鎬京愚灼知其非者以此實證不誣故也後又曰孺子來相宅又曰其自時中乂若在鎬則何言來相宅何以指是自中而乂予往往泥往新邑及予往矣之文而不悟告卜為洛之近地也參名誥而觀之事理甚明新辟新君也成王即位雖久然始復辟故曰新辟也先儒謂成王不當言復辟者誤矣弘朕恭者言成王以承保之事留我禮敬有加大于我而致恭也或謂弘大周公之恭未安豈周公

之恭尚小而待成王弘之耶此恭與下文恭先正相應周公言成王大恭于我令孺子來此相宅其亦大厚典禮于殷之賢人乎成王以此出治為四方之新辟作周家恭敬之先斷斷曰其將自是中土而治則惇典之誠達乎萬邦莫不歡欣踴躍同此休美而周之功績惟于王而有成矣周公謂成王但以承保之事望我而不知咸休之機實在成王以其恭于我者而恭殷之賢人萬邦之廣同在此恭之中此正篤恭

而天下平之要道也成王既云予往而周公復申之曰其自時中乂所以必成王决策于遷都歟大哉中孚之旨乎周公平日之所踐行正在此上周公以恭先望成王而以孚先自許恭與孚不必差别未有恭而不孚亦未有孚而不恭者接下有禮因以恭言誠實無他因以孚言非君不可謂孚而臣不可謂恭也昭者昭德之致同周公于是遂謂考我所以昭子之典于天下非我一已之私也乃所以究竟文祖之德

也今日使來告卜為區處殷民之計乃是欲命之使差安我固嘗以黑黍酒二器曰明禋為休美之享我即日行事不敢輕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之矣其殆至豐告廟之時歟是時周公攝政如丁巳戊午奏告天地皆周公也後烝祭歲則成王行事矣成王所宜順于篤叙不可自生疵病古聖垂教惟只使之切己反求如曰自彊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其不然者曰自暴曰自棄故此亦曰自疾順此篤叙之

誠不遇自疾之累則雖萬年之久人皆厭飽汝德矣至若殷民乃誘掖而成就之王使殷民率皆化服乃奉承次叙而不爽則亦萬年之久將永觀吾子而懷德不忘矣成王前謂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宜領斯旨此上皆告卜日往復之語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王在新邑張横浦謂三月二十五日戊辰愚細考之良是前書乙卯乃承召誥之後故不著月此戊辰與乙卯正相因則同是三月復何疑哉若烝祭歲卻是十二月事故繫之曰在十有二月也此節當作三截看戊辰下一截是紀王在新邑之始也烝祭下一截是紀命周公後之事也惟周公誕保下一截是紀周公居攝之年也烝者冬祭之名大司馬仲冬教

大閲遂以享烝而此云十二月者豈營洛之初特未定歟抑將命周公後于事體有宜緩者故特遲之歟前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者告神也後言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者誥伯禽而命為魯侯也愚竊意烝與禋是兩祭烝祭言歳明此祭乃歳事之常既先以命公後告于神矣于再舉禋禮命伯禽于廟歟觀惟告周公其後與王命周公後截然分屬烝禋之下則可見矣

融堂書解卷十四

融堂書解卷十五

宋 錢時 撰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書言周公初于新邑洛而序曰成周未嘗明言其為下都也觀此則成周為洛邑總名的然無疑矣自大誥而下皆周公之言也而此獨書周公以王命告者

蓋復辟與居攝事體不同當居攝時雖于王曰之下直言孟侯朕其弟而不以爲嫌王在新邑則既復辟矣政教號令皆成王之所爲矣故此特著周公以王命告一語以别之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

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滛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滛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三月即營洛之三月先儒見洛誥末書十二月事遂謂此是次年三月殆不然洛誥所書十二月乃史氏後來紀述以備一書之首尾非十二月後方有多士之誥也用告商王士之上乃史氏所序王若曰而下方是以王命告也惟帝不與爾殷惟我下民乃秉持一心以為我而惟天之明威是畏耳頑民聞斯言寧不為之感動也然猶未也于是復借夏以為喻革易夏正不特湯也自湯至于帝乙且無不明德恤祀

焉民祗者民情凜乎其不可忽也此節將夏與殷對說極有味大滛泆有辭與誕滛厥泆相應罔不明德恤祀與不明厥德相應殷之後嗣王不能明德則天命轉而歸周固其理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上節既言紂不明厥德天大降喪于是復呼多士而言我周割殷之故與今日遷民之由以申誥之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節方是明言遷多士于洛邑故再更端曰猷以發語也天邑即京也猶以商為天邑不沒其舊忠厚之

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節乃承上文發明率肆矜爾之旨也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徐奄俱叛此云歸自奄正東征而歸之時也周公東征成王實未嘗往而曰昔朕來自奄者止是以王命告實周公自謂也呼多士而言昔我東征自奄來歸汝輩從武庚作亂本宜誅戮我實大原貸爾

四國之民命言爾之命實自我降之也我今乃明致天罰徙爾遠去舊都比近服事以臣乎我使之相習于多遜為宗也辭遜之心人皆有之昏于私意始不復遜多遜者無往無時無一而不遜也商民染紂之惡從愳相挺傲上弗順習亂難化其所以敢無忌憚者只是一箇不遜而已周家藹藹吉士濟濟成風欝乎可想轉移變化鈞陶鑪冶全在此一遷上既貸其命矣而天罰之行乃止于移近王都使宗多遜忠厚

之意如此汝多士可不惻然聽順思改過自新乎此

節比上節辭旨益緊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節大旨示之以安養之利開之以禍福之移而使之為悠久之謀視上節益又深切也寧幹止者安其幹立居止之所有幹者有幹立也是就宅爾邑上說有年者有年所也是就繼爾居上說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節連著王曰又曰說者不同然篇内自有實證殆不必疑也王曰乃史氏所書以明更端又曰二字却是當時啓諭之語與上文今爾又曰正同告語至此

已無所不盡而申警之謂爾又將曰今日之舉是我為此而乃或敢有言耶我之拳拳然者無他無過為爾之所居爾此二三語抑揚玩味極有深意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此書明白無庸發揮故序直曰周公作無逸與咸有一德同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書凡七轉文理次第相屬乃周公一時所陳每節必書周公曰嗚呼者言而小止止而復言每言輙先發歎所以重其聽也下文將歷陳商周諸君脩短之數皆本于知稼穡之艱難與否故此一節先將君子小人之事作例子説起以明下文之意方以無逸為訓

遽發乃逸之義此卻正是聖人隨順啓諭循循善誘之妙成王年少但一味律之而不有以開之卻未必有益終篇反覆法度森嚴凛乎其可畏而于篇首急急且以乃逸為言此萬世告君之大法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隂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書所稱諸君皆曰不敢不敢二字極宜細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者其所服行卑以自牧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觀此一節當看三箇無字前面專言稼穡之艱難與享國之脩短于此寂無一語及之而止曰無淫曰無皇曰無若前面許多發明都收拾在此三字上而于末獨以殷王受為訓舉一人之尤甚者則諸君之耽樂罔壽不必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節節敷陳無逸之義辭旨已盡此下卻專言小人之譸張為幻前後兩言我聞曰是兩箇換頭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又承上文違怨詛祝之語發明怨詈以盡譸張為幻之義也上云古之人而此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見古之人是槩言古昔而此所稱乃因上文無逸享國之永者言之非謂止此四人而餘皆不迪哲也然上文則槩言古之人而此獨指言四人者蓋上文之事自非無道之世古之人莫不皆然若此節所言則斷非迪哲不可兩節皆云此厥不聽而以人乃二字承之一不聽後

人乃得以為幻周公拳拳無非宛轉以無逸為訓只是欲得成王聽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書雖七節其大旨只是兩箇換頭故每以我聞曰更端先所論無逸至酗于酒德哉已結上文之意至此一語卻專是結後所論譸張為幻兩節也古之人如此其不聽者如此四人迪哲如此其不聽者如此是非利害昭然如明鏡之燭物嗣王今日其亦監于此

乎從前周公于成王曰孺子曰沖子今即政治稱嗣

王

君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

君奭

序言召公不悅而經不明著其不悅者何事此異論

所為紛紛也以愚觀之經文甚明序亦甚明白顧未

深察耳今觀此書反覆勸勉不一而足無非挽留召

公以二人共相之意且云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武王崩成王幼而周公居攝召公實相與共濟艱危今既復辟周公又肯為成王留天下亦既泰然無事矣召公之意惟欲周公獨任輔相之責而已則告老歸休耳是不恱者非有他也急于求退而不樂于復為相故也周公所以力陳難于獨任必欲留之相與共濟一如成王未即政之時歟序正是明著其實也且周召師保有年矣推原其不恱之由故序

述及此非今日始為師保也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太師天子所師法視太保為尊而序則先保後師者此書主為召公而作故歟奭名君者尊之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名公所以急于求去者正謂天命在周事已大定既有周公在則我不必留也故周公于此首章專言天命之不可必以告之一則曰我不敢知二則曰我亦不敢知又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又曰天難諶又

曰天不可信無非言在天者不可必所以首破召公一定之見以寓其不可不留之意也若曰者史氏所記休與不祥皆不敢知然則召公豈可以天命在周便欲求去乎君巳猶云公定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節須看既受命三字上文首論殷既墜命我有周既受遂極言天命之不可必于其末也又申言天不可信以明天不庸釋文王受命之由矣故此節承上文而言昔者殷既受命之後亦是得人輔相乃能格天今日名公豈可謂成王復辟天命已定而遽求去

乎大旨只是說受命後斷不可無格天之相周公分明以此數臣事業責望召公而已則欲然不敢自居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節乃承結上文之意繳入召公身上也上言格皇天格上帝下言矧曰其有能格此書專以輔相格天為言則此所謂格亦感格之格也上文云率惟茲有

陳保乂有殷于此遂申言所以保乂有殷者乃天壽平格之故天壽與上文多歷年所相應及其後嗣不平罔格天遂滅之以威非天不壽也召公可不永念于此留輔其君平格之道乎大凡國家治則明不治則昬擾新造邦指言新邑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上節既以有殷之事勉留召公此節遂言文武得人輔相亦莫不然將歷叙文武且先以武王集大命提

起蓋伐商以有天下實在武王承上文有殷嗣天滅
威而立言也周公語小止而又言最有力純佑即上
節天惟純佑命秉德即王人罔不秉德有殷既然故
于此復曰亦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天下事業皆從裕中做出裕則不迫從容有成一裕
字正切不悦之病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乗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禮六官皆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三百六十官官官皆為民作極而建也况顧命大臣乎名誥有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公上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此又云丕承無疆之恤其殆即名公所以告成王者而還以感動之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前面反覆啓告所以留召公者無所不盡矣至此一節凡言二人者四方是切已以左右輔相之義告之也朕允者我所信也德則曰文王德功則曰文

王功蓋肇造有周之天下實自文王凡前日所未集

後人所宜責者皆文王之功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兹往敬

用治

周公至此乃總結一書之旨謂我非樂于如此多端

以誥之也我惟用哀于天及民耳此書首言弗永遠

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于此篇末復言閔于天越民

始不永念終于可閔意更深切也觀此一閔字周公分明以天命之絶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去留且周公聖人也輔相之事豈不能身任其責而所以倚賴同列者如此然則萬世之下專權獨運排塞賢路以躋天下于亂者可以監矣

融堂書解卷十五

融堂書解卷十六

宋 錢時 撰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鯀殛死而禹興蔡叔沒而仲命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之道也然叔既囚則以罪廢矣必待其沒而後始命仲何耶曰此周公之心也不幸處人道之變而抵

兄弟于罪此萬世之心法宗廟社稷之大計所不容已者若夫手足之義則豈能一日忘哉死者已死而囚者猶庶幾其或改也一日感悟自贖前愆聖人當必有所處直至于沒而後付之其子此周公之心所以甚不得已歟仁昭而義見法行而恩不廢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也踐履也易曰履帝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

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節乃史氏叙述命蔡仲來歷也春秋凡盟内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金縢謂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是管叔為主實首惡也故就商誅之也蔡叔次之故止于囚霍叔又次之故以車七乘降于庶人不得齒宗盟之列三年後方封霍侯先儒往往將以車七乘屬上文不特文義未安而事理亦甚易見郭鄰之囚得不死耳豈復資之以車囚者車而降庶人者反

不東耶周召分陜圻内諸侯二卿治事周官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兩即二卿也先儒謂叔封圻内之蔡仲所封在淮汝之間圻内之名已滅仍取之以名新國此說當有所據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

惟患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下命辭也是書乃訓其家之子弟專以乃父為戒辭旨深切與微子之命不同然當分作數截看惟爾率德改行以下是言令日受命之故也爾尚蓋前人

之愆以下是欲深監往事專勉之以忠孝也皇天無親以下是言天人懐輔之原善惡治亂之本使之謹終如始也懋乃攸績以下明其職業也率自中以下戒其變亂也既専以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為戒恐仲執定此又槩言凡惡皆不可為以包之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告命已畢再發歎呼其名而語之汝往哉者臨遣就國之辭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異時東征者周公也成王即政淮夷又叛及始親政故大誥序周公相成王而此則曰成王東伐淮夷也古今說者皆兼言淮夷徐奄以愚考之大誥止書三監及淮夷叛而昔朕來自奄僅于多士見之此成王東伐淮夷而費誓之作與此同一時也亦止云徐夷並興未嘗及奄若奄與淮夷俱動干戈則六師當首及之何孔子序書乃爾耶況因伐淮夷而遂踐奄兵

不主為奄而出也明矣然則奄非首惡其殆助淮夷為亂者歟或曰然則曷為踐奄又還其君曰奄乃東方之國異時助紂為惡武王伐之武王崩助淮夷周公征之令成王即政可以戒矣而又助淮夷怙終不悛略無尊君親上之義特書曰遂踐奄言其至此無復可恕故決然遂踐也踐者親歷其國而黜奪之成王即政之初首為斯舉非得已也乃此時王政第一著事其成其敗繫于此故政成而紀之以書曰成王

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既踐奄則國非其國矣于是欲遷其君于蒲姑蒲姑

齊地與鎬京東西相距為遠所以竄之為數叛故剗

鋤其根也周召師保時同在奄可遷則遷耳曷為將

遷而周公復告召公耶當時周公主此義而召公意

有未合故陳述所以不可不還之旨史氏紀而成書

名曰將蒲姑也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說者謂此書是告多方諸侯以愚觀之殆不然詳玩

節節文義未嘗語及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

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昬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

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猷者發語辭篇内兩箇猷字是兩箇換頭殷侯者殷之諸侯也當時天下歸周已久何故尚言殷侯尹民蓋天下之民皆異時殷諸侯所尹之民為未忘殷所以數亂告爾四國多方即繼之曰惟爾殷侯尹民正是原其情欵以啓下文所誥也民麗乎善則為善麗乎惡則為惡惟上之人開其昏惑而導其所趨向者

何如耳前言民之麗後言君之麗君之麗即民之麗也在能謹之耳觀此節者當詳克與不克之義不克者四大不克者二而夏之所以亡克者一亦克者三而商之所以興奈之何至于爾辟而又弗克也然則轉商為周其咎果安在乎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
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節承上文極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發揮令日誥告多方之意也然當分作三截看自非天庸釋至天惟降時喪是言夏商之末得罪天者如此須看兩箇非字與三箇乃惟字相應自惟聖罔念至尹爾

多方是言天非迫遽亡商而興周須待子孫而罔可求爾多方而罔堪然後乃畀我周王者如此須看罔可罔堪與克堪字相應自今我曷敢至自速辜是言爾等何不如此而乃反如此我今日所以誥告者如此須看三箇爾曷不與四箇爾乃字相應上節既極言桀圖帝之命以至放敗此圖天之命卻是主紂而言語脈相承靈承于旅與桀不克靈承正相反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何不自信以寛裕于爾多方予

只為懷疑未釋淺深不裕所以擾擾如此夫以四國之民且大降其命則多方可以信矣裕矣斯言正指當時病根爾乃自作不典以謀信于正道天下只是一箇正而已安有亂常越法而謂之正者後世姦人亡命謀為不軌而託名為義兵正此之謂自爾乃而下是指再叛之事也非字與乃惟字亦相應與前面語律同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閲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自王曰嗚呼猷至于篇末皆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之言而此一節則勸勉之也然詳味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及爾乃自時洛邑之文則是專為多士之遷

洛者而設以此見得前面雖曰多方其實主在四國之民此後雖曰有多方士其實主在殷之多士而因以普告之耳胥伯相長也小大多正者小大衆多之士皆所以相長者也臬法也謂自周公東征以至于今爾等奔走臣服乎我所以監觀者五年不為不久及小大多正以相長之爾宜無不能法矣爾尚不忌于凶德謂爾至今日尚不以昔之凶德為忌耶更無他説則亦穆穆和敬居汝之位而已克閱于乃邑謀

介言若能閲視爾邑謀所以介助王室之道也多士之書以其不當有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之語而責之今于此書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之語而許之蓋出于多士則為怨言出于王則為恩命卷舒闔闢聖人自有權度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節卻申言其不然者而警之以天罰也此節亦有兩轉始言不克勸忱我命而後言大遠王命則又深矣故爾亦則惟與後則惟字相照而辭旨輕重亦不同凡民惟曰不享謂凡民皆將視效惟曰不享其上矣上文勸勉之言專主洛邑至此警飭之言則兼多方所以普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前告四國多方曰今我曷敢多誥此告有多方士及殷多士亦曰我不惟多誥大抵皆是欲其深體至意勿作言語聽耳詳玩我惟祗告四字怛然惻怛含蓄不盡語小止即又曰時惟爾初嗚呼至矣哉初者猶言與之更始也且武王克商凡幾何年曷為尚發更始之義蓋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令成王即政而又叛是舊染之俗猶未純于周也一時滌蕩咸與惟新是惟爾等革心易慮之方始可不思所謂爾惟和哉

者乎

融堂書解卷十六

融堂書解卷十七

宋 錢時 撰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復辟六官之制固已大備雖然政則備矣而所以立其政者則全在人也周公此日作書以告成王專以得人為立政之本而知人又得人之本如曰迪

知曰克知曰灼見曰灼知及推原文王則又自克厥宅心之外無他說嗚呼至矣哉此心不明安能知人不能知人安能得人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若曰者史氏記述之言也周公拜手稽首而後告則當如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矣而此云

爾者蓋致君盡禮既躬行之又宣言之曰敢拜手稽首以告如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也用咸戒于王先儒謂周公率羣臣進戒與説命咸諫同然説命明言羣臣咸戒諫于王而此書未嘗有羣臣之文周公叔父也今既復辟遂以立政之要傾倒為王言之非羣臣所得預也咸皆也咸戒者特罄竭底蘊悉以戒王耳與下文咸告孺子同常伯常任準人即三宅是也看得此書後面雖舉衆官而綱領全在

三宅節節變文不同曰乃牧曰牧夫曰司牧人皆謂常伯也曰乃事曰任人曰常事曰立事皆謂常任也曰乃準曰準夫皆謂準人也先儒謂常伯三公百官之長此說雖近之而未明蓋成王時周召分陜為二伯周公既没召畢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伯即常伯也居中以統治諸侯故亦曰牧三公實任之其唐虞之四岳歟或以為州牧侯伯則

如之何而在王左右也常任六卿也以其分掌天地四時之事故曰常任準人者彈糾之官此朝廷之繩墨上下所取以為準則者故曰準人或以為士官者不然司寇固六卿之一不應又複出此一官也綴衣掌幄帳虎賁衛士皆在王左右者也或曰三宅之官任莫重焉誠不可不知恤矣若綴衣虎賁何為而與三宅並論嗚呼此聖人之深慮也盖侍御僕從所以旦夕承弼厥辟有小人焉厠其間則出入起居無非

蠱心敗德之地尤為人情所易忽而勿之恤者周公之旨深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既言知恤者鮮于是遂歷舉夏商文武之事以告之此節卻是言夏之盛衰由知恤與否也然看得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與上文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其情狀正同此正是周公舉以為今日告成王作例子知此則上下文義皆明矣謂古之人如皐陶者導迪有夏乃當夏室大盛之時招集賢俊不使窮厄在下而以尊崇上帝雖然籲而不能知猶不籲也又導迪之使知誠信于九德之行焉誠知者謂有以驗其行之實然也夫如是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君矣君道如何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三者皆得所宅此足以為君矣謂既籲之又知之而後宅之而君道可無媿也然猶未也人君方面見而詢謀之用能大訓于德則乃始宅其人焉此乃三宅非細事也豈可無義民以居之乎義民則俊之别稱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節是言商之盛衰由此恤與否也耿光也上帝光命在命德討罪顲俊之所以尊上帝者以此桀不顲俊而惟暴德是任是大亂上帝之光明也及成湯由諸侯而升于是大正之焉大正如何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已克用二字極宜細玩天下未嘗無賢者在于能用與不能用耳有而不能用

賢者不屑也先儒謂三宅已用之賢三俊未用之賢殆未安夏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正是處所顯之俊俊者其人也宅者以其人而居其位也觀乃用三有宅克即宅而繼以曰三有俊克即俊此一曰字文義甚明蓋乃用三有宅而能就其宅之所任亦曰三有俊而能就其德之所堪爾克即宅者克即俊故也各稱其職者各稱其德之謂也如曰克用三宅三俊而用協于厥邑用丕式見德謂三俊為未用可乎前

論籲俊而申言九德之行則俊固不止于三也謂之俊者因三宅而立名也此書纔言宅必言俊蓋非此俊斷不可以宅此任此正立政之要旨故兼言之以深致其意盖進也進刑猶言嗜殺不已也周公至此特曰欽罰非真知天心之不得已不能道此一字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兹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上文商不知恤故有周受命于是遂申言文武之所以知恤者如此也云克知又云灼見大抵知心固難而灼見其心尤不易不是灼然見得分曉洞徹底藴

無纎毫微蔽則其知之亦必有不盡者周公于克知下再言灼見三有俊心尤更有力三宅以官言三俊專以德言也古語每每只說知人知與見本亦無異然二字並出則不能無輕重見如見其肺肝之見直曰灼見則分明如數一二如辨黒白矣朝廷之官莫重于三宅此立政之綱領夏商則專言之至論文武雖雜舉衆官而首亦止稱三宅焉三宅得人則其他可知克知以下是總提知人之要立政以下是備著

得人之實三事即三宅也以德言之則曰三俊以居言之則曰三宅以職言之則曰三事一也讀書至此慨想古有道之君使人起敬起歎内而朝廷外而都鄙遠而侯國又遠而蠻夷凡命之于上而為王官者無一非吉士究其指要只在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嗚呼所以為文武之盛歟雖然抑又有本也文王之宅心即禹之安汝止也此心不宅擾擾昏昏則何以洞照三宅三俊之心文王惟能宅其心乃

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俊有德者而用之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正是承上文推本而言舉事與牧則準在其中前只言俊而此特中言俊有德所以明非徒俊也必有德而後可以言俊也故堯典亦云克明俊德雖然使文王之于衆務未免以身兼之則亦非所以能用也庶言凡朝廷議論與凡出而為號令者皆是也庶獄凡獄事也庶慎即庶事事無一之可忽皆當謹之故以庶慎名也朝廷衆務莫過此三者獨

舉有司之牧夫則三宅皆包言之矣不特無所兼也于庶獄庶慎且無敢知焉一有敢知之心即是預其事也即是欲有所兼之根也兼在事知在心庶言雖不可兼然謀謨議論豈容不定于上此卻不可不知故止曰庶獄庶慎聖人之心澄然如太空如止水未嘗纖毫微動敬玩罔敢二字真若有所畏忌然者若武王之時又與文王不同故專以功言非文王宅心用俊德而武王不能也武王所以伐商者皆文王已

用之俊德也義德用德之賢也義與容非是有兩種

越及也此書屢言亦越皆因上文之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前既言禹湯之所以興即繼言桀紂之所以亡正是與當日作樣子然則上文所陳文武立政者如是成

王將何以處乎無逸說殷先王與後王之所以壽不壽同是此例此節言孺子王矣者三言繼自今者四當分作四截看嗚呼孺子王矣而下是一截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而下是一截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而下是一截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而下是一截成王幼沖周公居攝從前實未嘗親政令既復辟是孺子為天下王矣任大責重事體一新非復前日之比繼自今已往當一如下文所告可也頻頻提此一

語深足以警動成王之聽小人之言嘗乘隙而入微有疑貳即殘賊之門也直是自一話一言之出我則終惟成德之彥以治我受民斷斷乎其無他則無隙之可乘矣上文既言和我庶獄庶慎此又專以勿誤為戒益緊切也勿誤二字極宜細玩後世用非其人務行邪道以致誤國誤天下生民塗炭社稷為墟可為歎息者多矣既曰克灼知厥若又曰克由繹之其于知人之説明矣然不明言所順者何道所繹者何

事則亦未為盡也大抵用人不過邪正之兩端吉士則順乎德者憸人則不順乎德者所貴于宅而繹之者繹此而已詰爾戎兵詰者責實之名古者井田兵農不分比閭族黨即伍兩軍師之制禹迹所歷大抵皆然詰之使治以徧登乎禹迹之內則四方旁行至于海表無有不服足以覲文王之耿光足以揚武王之大烈矣言獄而及戎兵推類言之足以警成王宴安玩弛之漸也周家立政用人實自文王始所以此

書推原文王者最詳前克知灼見一節雖總論文武至于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以至罔兼罔知以至文子文孫以至克由繹覲耿光皆以文王為言若武王則獨曰率敉功而此亦獨曰揚大烈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上文一截既言勿誤庶獄克用常人立政之旨已備矣蘇忿生為公而兼司寇又兼太史是時在旁故周

公語已遂呼而勉之周家深仁厚澤卒綿過歴之期而周公獨以長我王國歸之蘇公之由獄而蘇公由獄又獨歸一敬字此正勿誤庶獄之深旨雖曰勉蘇公而亦以示成王歟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之為周王固也史氏叙述其事則如所謂惟王建國之例足矣何必曰周王且自周公居攝以至復

辟諸書不聞有此稱謂獨揭之此書之首此正是明
周家一代設官分職之制于此而定故書曰周官而
史氏則首提曰周王惟孔子知之于序特書曰成王
既黜殷命其旨深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四征商奄徐夷之四國也四國正在侯甸二服之内
故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先儒往往泥

廵為時廵遂謂廵狩而獨止于侯甸二服未免疑焉殊不知下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方是定為此制見得前此實未講行時廵之禮則所謂廵侯甸者特出而親征二服之弗庭者耳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令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也猷道也愚于此有以見成王之學大進六通四闢無往而非道矣使其學未至六通四闢之地則昔之人制治于未亂是制治而已保邦于未危是保邦而已安知其為大道也成王既提此三語而重著一曰字正是應上文言昔之大道所以制治保邦者如此也百揆尤尊蓋不常置堯在位七十載得舜而後始宅舜亦得禹而後始宅

四岳大臣亦不止于掌四方諸侯也堯欲治水則咨之欲巽位則咨之及舜欲宅百揆則咨之事體可見不惟其官惟其人如臯之刑夔之樂益之虞垂之工之類斷斷乎不容錯居而雜處真所謂惟其人矣冡宰而下謂之六卿則各有職掌矣然周官六卿三百六十官而不列三公至宰夫之職則云正王及三公六卿羣吏之位蓋三公非常職也有其人則任之若六卿則不可一日缺者嘗攷周公為師而又位冡宰

顧命所稱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而太保畢毛實三公以此見得三公之任未必別建其人往往六卿之中足以任三公者則兼之耳山頂曰冢位居最上故取冢義司徒徒衆也司衆之道莫大于教也師之于弟子亦以徒目之即此義歟司空空有平治墾闢之義土不空則何以居民大概六卿之屬各六十冢宰者六卿之綱也六卿者三百六十官之綱也朝廷者又九州之綱而九州之牧又天下

諸侯之綱也前言六服羣辟而此言五服一朝何也葢周有九服而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覊縻之而已故前止言六服六服之中要服最遠舜之五服服五百里乃併王畿算之周之九服亦服五百里乃在王畿千里之外然則周之要服去舜五服之外且千里矣其朝貢難于期定故此止言侯甸男采衛而不及要服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上文陳述皆職分所當然此下辭旨諄複有教有戒

方是訓迪之以職分之所以能盡者如此也觀學古入官不學牆面等語似專為初仕者發而與下戒卿士之言不同然則此殆訓迪卿士以下衆官者歟自欽乃攸司至其爾典常作之師一節深一節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前云阜成兆民此云永康永久也阜成乃一時事至于永康則源深流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即淮夷在周為東也故序成王政亦曰成王東伐淮夷然必變文東夷者蓋肅慎乃東北遠夷書東所以別之且伐東夷而東北之遠夷來賀成王之威德遠暢矣既賜之以貨賄又使榮伯作書以命之以彰其寵錫所以奬其來也異時巢伯來朝亦有命矣止曰芮伯作旅巢命而此特書曰王俾榮伯以見命出成王之特意歟榮伯同姓諸侯在朝為卿大夫賄

說文財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雖復辟而實終老于豐公羊傳曰周公盍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噫陋矣豈足以識聖人心哉且洛誥所為汲汲命公後者正是為留公之地獨伯禽封魯而周公實留輔成王雖巳致政實未嘗舍成王而去也故成王還歸在豐而周公亦在豐然既

在豐矣何故將沒而欲葬成周乎葢營成周而遷頑民乃周公化商規模第一急務經營此事實身任之商民未純于周化而公告老焉令成王之學成矣天下皆已平治一無所慮者矣而周公身後之所憂者獨在成周耳觀畢命既歷三紀而猶餘風未殄猶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事體可見周公且死而分正東郊者猶未命人然則今日如之何而可忘也周公不能忘而恐成王或忘之至其將死丁寧之言獨拳拳

乎欲葬此意深矣公薨而成王葬于畢何也公之意不在葬也成王則既領之矣周公既没即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一則曰懋昭周公之訓二則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三則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嗚呼是公欲葬成周之意也雖不葬猶葬也且文武之墓在畢欲葬成周者周公憂國之心卒葬于畢者成王尊公之禮歟將葬致告而亳姑之書作然則亳姑者葬畢之地名歟

融堂書解卷十七